

念奴嬌

昭君

出塞和親?!有甚麼好怕的?
她還巴不得搶先鋒呢!

南
風
列
艷
04

淨琉璃



念奴嬌

昭君

出塞和親?!有甚麼好怕的?
她還巴不得搶先鋒呢!

南
列
艷
04
風

淨琉璃 著



念奴嬌—昭君

作者：淨琉璃

責任編輯：找點子工作室

企劃主編：楊秀真

出版者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仁愛路三段九號四樓

TEL：(02)27313698

FAX：(02)27313515

讀者專用信箱：girls_book@pchome.com.tw

劃撥帳號：19657839

戶名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內文版型：小題大作

總經銷：富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：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：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售價：180元

國際書碼：986-7914-19-8

出版日期：2002年06月20日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念奴嬌

昭君

出塞和親?!有甚麼好怕的?
她還巴不得搶先鋒呢!

南列
風 艷
04

淨琉璃 著



念奴嬌—昭君

作 者：淨琉璃

責任編輯：找點子工作室

企劃主編：楊秀真

出 版 者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仁愛路三段九號四樓

TEL：(02)27313698

FAX：(02)27313515

讀者專用信箱：girls_book@pchome.com.tw

劃撥帳號：19657839

戶 名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內文版型：小題大作

總 經 銷：富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排 版：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 刷：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售 價：180元

國際書碼：986-7914-19-8

出版日期：2002年06月20日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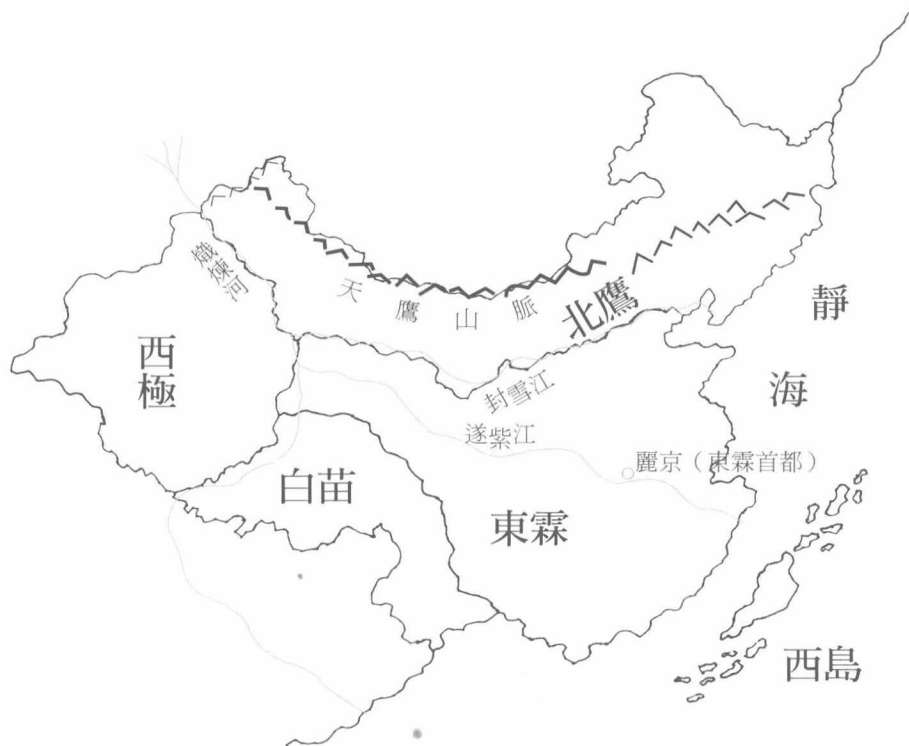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個世界上
有一個神秘的地方
那裡
無限供應

柔軟的夢想包
甜蜜的爱情果
茂盛的友情樹

一旦進入
每個女生都是受人疼寵珍愛的小公主
現在
免門票 不限時 歡迎加入

女生出版 女生的國度





南風冽豔地理位置



楔子

戰火染紅了大半個西天。黑夜裡顯得分外明亮與猙獰。

監國公主木蘭倚在門上，額頭上凝著血污。她的盔甲與寶劍上累累都是劍傷斧痕，看著淒冷的細雨無情的下，想著父王與皇兄倉皇出宮前，父王鄭重的囑咐。

「吾兒，這把監國匕首交給妳。原本妳就是監國公主的身分，掩護我和王儲離宮後，就拿著這把匕首，賜死妳的三個妹妹吧！」

一身是血的木蘭默住了，「父王何出此言？」她大驚失色。若說她自己，既然身為軍人，自當馬革裹屍，但是幾個妹妹都是金枝玉葉，半點苦也沒吃過，今日父王爲了保皇儲，忍痛撇下她們，木蘭可以不說什麼。居然還……

「父王，請您三思！今天不過是西極皇朝聯合海外西島海陸突擊，才讓我東霖措手不及，遭此慘敗！十年生聚後，皇兄尚可雪恥。皇妹們若賜死，人死無法復生，將來追悔，莫之如何？！皇妹無辜，令其自行退避隱遁，也就是了。何殘骨肉若此？！」

「放肆！」兵荒馬亂之際，東霖王還有時間大發雷霆之怒，「木蘭，若不是看在妳戰功



彪炳的份上，我定立斬妳於羽林軍之前！女人就是女人，見識這麼淺薄！我怎能讓皇家貴冑被敵人得了去？再說，妳又不是不知道：『得姐己，平天下，獲無艷，得天下。』若不是老二和老三的存在，朕又怎麼會倉皇逃離祖宗家業，大好河山？」話未說畢，年老的東霖王已經淚流滿腮。

目送著父王與皇儲匆匆離去的馬蹄生煙，她悵悵看著手裡鋒利的匕首，拖著沈重的步伐，慢慢的走向姊妹躲藏的地窖。

在地窖裡，幾個姊妹和奶媽及貼身侍衛爲了不知是友是敵的腳步聲，緊張的圍成一圈。

「是誰?!」她聽得出來，是自己的侍讀，「劍麟，是我。」

「大姊！」一個稚嫩的聲音像是歡快的鳥兒，迎了上來，可愛的像是小小向陽花的小臉衝著她笑。

昭君才剛喪母，不過是個小姑娘，她懂得什麼？父王父王，您真的忍心？

「外面怎麼樣了？」眾人紛紛打探著消息，「我們贏了麼？」

木蘭公主掃了每個人一眼，心裡有了決定。她簡單堅定的說：「我們輸了。父王和皇儲已經逃出宮去。」她一咬牙，「父王要我……要我告訴大家，快逃吧。不管逃得多遠都沒關



係。只要一復國，天涯海角，他都會把大家找回來。」

大家錯愕的對看，只有姐己和無艷低了低頭。

「無艷，妳來。」她招著手，揮劍的手有些麻木，半邊袖子浸滿了敵人的血，「眼前局勢若此，妳能看到什麼？」

「我們會重逢。」她說出昨夜的夢境，溫柔的笑著，復轉愁眉，「預知雖可略窺未來，總是半真半虛，間或有逆天出現。盡信此不如不信。」

「爲了妳們的安危，」木蘭低低的說，「我寧可相信半真的預言。」

無艷嘆口氣，閉上眼睛。雪白的臉孔緩緩散出珍珠光，頭髮在沒有風的地窖裡飄動。

她睜開眼，和木蘭低低說了幾句。她點頭。

「這是地圖，」木蘭拿出幾份準備好的地圖，「我們東霖在東，與西極隔著熾煉河；北邊和北鷹相鄰，隔著封雪江；南接白苗。東霖以東有靜海，渡過黑海溝就是東南方的西島了。」她指指海面遙遠的一片散如珍珠的島嶼，「西極聯合了西島，我們才會被兩路夾擊的這麼慘。」木蘭神情悽楚。

「姐己，」地窖原本是皇室的地下寶庫，深受父王信任的長公主木蘭對裡面的典藏知之



甚詳，「妳和無艷的母親是西島的巫女，這是當初她嫁過來的陪嫁。妳沿著遂紫江悄悄南下，設法出海，回到西島，妳的母族會庇護妳的。」姐已比木蘭小三歲，年紀輕輕，已經是東霖道術第一人了，她捧過厚重的書，居然是母親曾經爲她講解過的《十三符錄》，向來淡漠自持的她，也忍不住熱淚盈眶。

「無艷，」木蘭拿了瓶丹藥，躊躇許久，「這藥不管讓不讓妳吃，妳都一樣要恨我的……」

「可是毀容丹？」無艷笑了笑，拿起丹藥仰頭吞下，只片刻，原本嬌豔冠絕姊妹的無艷，兩頰生出泛紅的醜陋胎記，令人不敢多看一眼「大姊，我感激妳。妳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成全我們的命。小小的容貌算什麼？我也知道，我若落到敵人手裡會是什麼下場。」她面色淒楚，「父親認爲這場兵禍是我和二姐帶來的，對不對？用不著預知能力我就能知道了。不過，大姊妳也不必哀傷，我們總會重逢，雖然是很久以後。」

木蘭笑了笑，她的姊妹都很優秀，她知道。就算沒有預知能力，誰能得到無艷就等於得到了全天下。只要有她的聰明智慧。

除了愚昧偏激的父王以外。



「阿奴，」她看著忠心事主的宮婢，這些年，全仗阿奴照顧昭君，昭君的母親在死之前早已神智不清許多年，「妳帶昭君去西極吧。」

「木蘭公主！」阿奴哭了起來，「西極！是西極攻破我們的城池，進而屠宮……」

木蘭疲倦而擔心的看看昭君，回頭看著已經讓自己毀容的無艷，「西極也沒什麼。無艷和姐己還不是也回西島？西極有妳的親人吧？去投靠他們。把昭君帶著。那個方位才利於她。」

昭君無邪的大眼睛望著她，讓木蘭的心揪緊。她實在還是個孩子呀……

這段國仇家恨，到底和她有什麼關係？

「姐己，」她臉上浮現著哀傷，「我知道妳不妄用法術。但我為昭君求妳一事？」

姐己冷艷的臉揚起，皺起眉。

「求妳讓她封印今天以前的回憶。」她平靜的說，「昭君，妳不用記得這些血淚與仇恨。請妳……好好的在西極生活下去。阿奴，昭君就交給妳了。」

阿奴愣了一下，仔細思量，哭了出來，「謝……謝謝長公主……我代昭君公主謝謝您……」



「遺忘就是好事？」姐已冷冷的說，「也好，忘了吧忘了吧。記得這些有什麼用？妳什麼本事也沒有，留著這些仇恨做什麼？」

昭君低著頭，只是乖順的承受著。一道閃光過去，姐的臉只是蒼白了一下，馬上又恢復原狀。昭君輕輕的軟倒在阿奴的懷裡，像是熟睡了一般。

木蘭凝重的和姊妹一一拜別，「願如無艷所言，終有重逢之日。」她扯散母后給她的碧玉手串，「這是母后的遺物。倉促之中，就用這個權充信物吧。」她望也不望落地的華美珍珠，將四顆鮮碧的玉珠分給姊妹，「將來相認，無論死生，以此為憑。」指點她們離開地窖道路，木蘭又回到細雨霏霏的殘破宮殿。聽得身後有腳步聲，她回頭。

「劍麟？我不是要你跟無艷走嗎？」木蘭靜靜的站在雨裡，風靜靜的吹拂著滿頭點綴著的珍珠雨絲。

「我是妳的侍讀，不是無艷公主的。」他輕輕鬆鬆扛了把劍過來。

「你……笨蛋。」雨珠漸漸滑下來，在下巴聚集，滴落在鐵甲上，「我幾乎沒有兵將可用了。你懂嗎？父王給我監國匕首，就是要我死守在皇宮裡，直到陷落，就可以用這把匕首自戕。」



念 · 奴 · 嬌

「我不會讓那種事情發生。」劍麟還是溫和的笑笑。
你這書呆。木蘭笑笑的看著這個從小一起長大的侍讀，心裡覺得特別親切。或者知道今日已是自己的末路，就很容易覺得感動吧。

他們一起默默的站在殘破王宮的正中央，等著敵人第一聲的吶喊。



第一章

天鷹山脈遠遠地矗立，看來就像在近處似的伸手可及。但是過了熾煉河，還有扎喇兒草原要過，過了草原，更有旱熱的沙漠，接著才能碰到天鷹山脈的山腳，而山頂上長年冰封，更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寒酷地獄。

離開了西極的國界，三五隊商旅結伴同行，也怕遇上北鷹領土內殺人不眨眼的遊牧民族——雖說，兩國有聯姻之誼，但那終究只能保住北鷹不來寇邊，卻不保證出了西極國界的商人，還能活著回到西極。

對了，說到聯姻啊，幾年前送去的那位和親公主不是死了嗎？

是啊是啊，這可真叫人擔心呢！再怎麼說，要是赤罕人拿這當理由，說他們的西極關氏死了，不用管和親的條例——

我們的皇帝雖不中用也不會放任這種事發生的，安啦！新的公主不是已經出發，要往北鷹去和赤罕人和親了嗎？

聽說這次送去的公主是大美人呢！皇帝老爺一看到魂都掉了一半，卻不得不拱手讓人



……

唉！把人困在後宮那麼久都沒去注意，要送去和親了才捨不得，那怪得了誰啊！

「要水嗎？」一聲清朗的問候打斷了商人間的閒話，紮著小辮子的清秀少年笑著臉，舉著一壺剛自落腳驛站的井水邊打來的冰泉：「老爺們說這麼久的話，口也乾了吧？大熱天的，喝點冰水消消暑如何？」

「阿照啊！」商人們笑了起來，接過少年遞上的杯子讓他為自己斟水：「你這小子倒也伶俐得很，怎麼樣？」其中一個滿面落腮鬚的中年男人拍拍少年的肩膀：「要不要跟著我當學徒？我沒兒子，你跟我幾年學點到精華，娶了我女兒，可以繼承我的家業喔！」

「學商嗎？」男孩靈活的眼睛轉了轉，顯然頗為動心：「聽起來是挺有趣味的，可是現在只怕不成哪，趙老爺。」

「唉唉！」趙大商人感嘆地笑笑，自己不是第一個向少年提起同樣事情的人，當然也知道少年的回答：「我知道，你想去北鷹開開眼界，順便找你的……呃？什麼？姐夫？」

「是啊！」少年笑得燦爛，同時向在場的商人們一彎腰：「這一路上蒙各位老爺照顧，王照感激萬分。不過爲了家姐，這北鷹是非去不可，有什麼事兒需要王照幫各位老爺做的，